

三獎

作品：末班夜車

得獎者：洪茲盈

洪茲盈，一九七九年生於台南市，暱稱阿尼，正職是廣告文案，熱愛創作，討厭千篇一律。小說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《聯合文學》小說新人獎、府城文學獎。二〇〇八年出版短篇小說集《無愛練習》（寶瓶文化），並曾獲國藝會創作補助……唉，怎麼還是這些千篇一律的簡歷呢？

啊！是世界太大，而我太渺小。



得獎感言：

即使在夜裡，列車依然能行進於軌道上不致迷失，但人生沒有。得獎是幽暗小徑上的光，我有幸得著光的指引前進，卻深知不能駐足留戀於此。感謝所有寫作路上的旅伴，感謝評審肯定。目的地還在更遠的地方，唯有繼續前行才能抵達。

不倚賴下一盞未知燈火，期勉自己身上就有光。

末班夜車

他們一路上都在趕，直到踏進車廂，身體節奏才慢了下來。慢下來尋找座位，一排兩組雙人座，彷彿是爲讓旅途不寂寞的貼心設計。阿光讓妻子坐窗邊，行李放妥頭頂置物架，他才坐下來，吁出一口長氣。車內冷氣慢慢滲透到發熱的身體裡，火車剛啓動不久，陸續仍有人來回經過走道。妻拿出外套蓋住身子，椅背向後倒下，準備休息模樣。他從腳邊隨身行李袋裡拿出便當給妻，妻搖搖頭，轉過去面向窗子，窗外仍是一片黑，偶有燈光瞥過，規律出現，規律消失。

他把便當放在腿上，想等車開遠點再吃，儘管他肚子早就餓了。晚上七點下班離開公司時，開車回家路上遇見車禍，塞住半條高架橋動彈不得，到家時妻已將行李全放在門口，餐桌上也清空了。妻塞給他一個便當一臉催促模樣，然後他們又連忙開車到最近的捷運站轉搭，才趕上這班開往屏東的末班夜車。

「如果你願意開車下去的話，就不用這麼趕了。」

妻閉著眼睛，冷冷冒出這句話，他不想再反駁，早解釋過千百次了：開夜車很累，而且只回去一天，明晚又要開回來後天一早再去上班，累的人不是她她當然不懂。阿光喜歡搭火車，有冷氣吹又不必專注著要加速或煞車，只要任由自己沉入睡眠，然後醒來屏東就到了，多像小叮噹的任意門！

但妻才不這樣想。

每次回屏東都要爲這事爭執，妻總說火車椅子不好坐她根本睡不著，而且人到了屏東又只能租摩托車在當地移動，種種理由到近幾年只要跟他家有關的事，諸如掃墓探親等事，妻幾乎都不再參與。這樣也好，他一個人行動起來也自由方便得多。

只是這次非回去不可，自小和他感情最好的大姊要結婚，無論如何都要他們夫妻下去喝喜酒。妻雖然答應，但兩人還是爲了要不要開車的事冷戰了幾天。

冷戰，算嗎？平常也不就是這樣。

車外一片漆黑，窗外隱約幾個亮點一閃而逝，他只看見車窗上倒映的自己和緊閉著眼努力想入睡的妻。車裡亮晃晃地，有人細碎地講手機還有幾個小孩搶玩電動玩具，全都混雜成嗡嗡聲繞著耳邊跑，但火車的聲音更大，壓在鐵軌上扣嘍扣嘍地，聽久了也變成空氣，人都適應在裡面了。

他也試圖閉上眼睛，讓自己身體徹底放鬆，卻怎麼也睡不著。他看見妻的倒影微睜開疲憊雙眼，總覺得該聊點什麼，猶豫許久還是沒有開口。決定彎身拿出腳邊紙袋裡的保鮮盒便當，他喜歡在火車行駛間吃東西，很有孩提時代郊遊的感覺。

兩塊豬小排、花椰菜、炒豆干、紅燒茄子，底下鋪一層胚芽米飯，妻一向注重養生，蔬菜要有機的，堅持粗食比精緻食品健康，因此多年來飯桌上總是這些健康卻不美味的食物，他不挑食，每一餐都安靜地吃光所有東西，妻善盡了責任，他也是，只是從沒人討論好不好吃或喜不喜歡。

便當都吃完了，他還是找不到一句話說。

總是這樣，他們在餐桌上、在沙發上甚至在床上都無語。上班時他必須不斷地說話，總有響不停的客戶來電和連絡事項，業務工作本是如此，於是當說話變成一種謀生工具，下班後整個人包括聲帶就會自動切換成O-O模式，而妻似乎也善解人意地保持沉默。好多年了，你可以解釋那是極親密的人才會有的默契，而他本來就討厭沒話硬要找話聊的狀態，就和平常一樣各做各的事不就好了？

那、爲、什、麼、此、時、又、覺、得、非、說、些、話、不、可、呢？

他疑心病地回憶過往，妻以前好像不是沉默的人吧？妻討厭他嗎？討厭這個家嗎？討厭他給她的生活嗎？他想不透究竟是從何時開始、何種原因，讓兩人開始無話可說的呢？

疑心病是根火柴，一點點摩擦就會吡咧地燃燒起來。

幾週前，他爲某網路客戶籌備下半季的新廣告，單一廣告訴求是：網站上將提供強大且快速的搜尋引擎功能。以豐富網站資源爲支持點，強調使用者只要輸入任何關鍵字，就能即時得到最完整的搜尋結果。

功能如此基本，因而要找到特殊的廣告切入並不容易。

今早市調公司傳來消費者行爲分析，發現消費者除了用搜尋引擎尋找餐廳、新聞、知識或當黃頁使用，還會用來搜尋「人」。

他倒從沒試過，那麼先來搜尋自己如何？

輸入「何行光」，0.00秒後立刻找到當年考上研究所的榜單、畢業碩論、妻用他名字參加衛生紙抽獎的普獎名單、他加入過的社群網站等等，一些他的現實生活痕跡，當然難免也出現令人啼笑皆非的結果例如：植物如「何行光」合作用……這類，所有正確不正確的總搜尋頁面多達數十頁。

分析報告又指出，多數人上網並不使用真名，而是使用ID帳號，通常每人會有慣用一到三組ID，由於每單一網站的註冊ID均不得重複，因此搜尋準確率也會相對提高。

他又輸入「Tight_Hot52」，那是他Email小老鼠前面的代號，他以此註冊各個出入的網站、論壇、部落格（他已經荒廢很久的），因為組合特殊，鮮少與人重複。

這次他查到的資料，比較偏向於網路上的自己。

一些他在論壇上的留言、申請過的報台相簿、甚至他多年前加入的交友網站、或在不同網站與人口水戰的資料全數列出，有些他甚至不太記得的又重新被喚起記憶。

他點入一筆他完全沒有記憶的資料，立即連結上某拍賣網站，原來是四年前他標下的筆記型電腦，現在電腦還在房間，讓妻在家時上網用。

真有趣，像在撿拾一個人的碎屑。

他隨即在搜尋Bar上輸入妻的名字，跑出約兩千多筆資料，妻的名字本來就普遍，查看了約十幾頁：有現在還就讀國小的優等生、某年空難的罹難者、一名政治線記者、一個常投稿副刊的寫手、還有曾在美術館展覽過作品的藝術家。

每一個都不是妻，他懶得再找，就算找到也只會是此學經歷這類他比搜尋引擎還熟悉的東西。

照樣轉而輸入妻的網路ID：Juliaawa0617（茱麗亞娃娃十生日）。

引擎啟動，跑出幾筆資料，組織成一整頁「應該」與妻相關的資料。

其一、某情色論壇留言。

留言者：Juliaawa0617

主題：Re：大家都上哪找ONS、電愛、訊愛或網愛？

Juliaawa0617說：

我在BBS和網路聊天室找過幾次。

網路聊天室比較直接快速，大多直接要換訊，曾經遇過男人一開訊就用台語說：緊哼幾聲來給林

北爽一咧！

不過我不培養固定電愛咖，通常玩一次就換，所以沒差。

BBS就可以先丟水球聊，暱稱取得女性化一點自然很多人丟，可以邊聊邊篩選。

兩種都試試看吧，天下寂寞人那麼多，祝你找到好咖！

以上唯一留言，沒有其他。但只憑帳號實難斷言那便是妻，他試圖安慰自己只是某種機率微乎其微的巧合。

其二、某知名拍賣網站，Juliaawa0617帳號，評價314。

滑鼠點入，全是賣方給予，清單列出，各式物品盡出。一些家用用品如菜刀組、電扇（不就是客廳擺放那支？）、園藝用品（陽台上擺放的花花草草）等；還有健康膠囊、簡單健身器材、纖體素代餐組之類，妻總是飯前飯後不忘配上幾顆。穿插在這些項目其中還有些配件、衣物等，接下來是瑜伽上課券和浮潛蛙鞋泳鏡。他知道妻注重健康，但卻不曉得原來她會步出家門去健身房上課，甚至到海邊浮潛？（還是只是一時好奇？）

他還找到自己去去年的生日禮物（原來是網購來的二手名牌皮夾）、他們過年一起去泡的溫泉券、幾件他看過的丁字褲、幾個他沒看過的情趣玩具跳蛋之類（這也是因為好奇？）；另外還有些心靈勵志的書、數本羅曼史小說、語言學習書和CD（《大家的日本語》第三冊？妻的日文能力竟已到這般水準。）她甚至還買了網路遊戲的點數卡，他根本無法想像妻像那些宅男宅女在電腦前打魔獸的樣子。

他從來以為每天他踏出家門後，妻將餐桌收拾完畢，就會開始洗衣打掃，然後時近中午，替自己煮頓簡單午餐，飯後小睡片刻，看看報紙電視，接著又開始準備晚餐等他回來……

天啊！他怎麼會把事情想得如此單純？他還以為妻的無語只是因為生活過於單調。妻又不是機器人，也會開心難過悲傷，也會有欲望，卻從來沒有告訴過他，而他竟從不覺得奇怪？

如今眼前這些得標物品清單重新組合他對妻的印象，組合成爲一個真實女人的生活，而那不是陌生人，是與他一起生活的另一半。

轉頭看著她倒映側臉，熟悉的相同輪廓現在看來卻恍如初識。他感覺妻靠近窗邊右耳位置，彷彿多出一張半闔媚眼的淫亂之臉，再往下右手一分爲二，一手打點家裡大小事，一手遊走網路世界安排自己宛如寡婦獨守公寓的生活。因爲就在身邊，因爲太過熟悉，所以結婚這些年來他從來不多做懷疑，根本連說句話也懶，又怎麼會發現她的某個部分已經默默地改變了？默默地，對方已經成爲另外一個他一無所知的人了。

正因爲一無所知，那麼是否他可以從第三筆資料推論，前面兩筆亦是他所不認識的妻？

他只認識那個擁有菜市場名的，現實生活的她；但眼前她如此沉默，不像體貼或默契，反而像因填充滿滿的祕密在身體裡，一旦開口就會洩露。

然而他沒有任何證據。

列車依然急駛在黑夜裡，車程還有四個小時又二十分鐘，他看見妻仍睜著雙眼，他試圖想說些什麼，但說什麼都不對勁，難道要聊聊《大家的日本語》，或是那顆粉紅色的跳蛋嗎？

隨便什麼都好啊！今天做了什麼？最近有沒有想看的電影？下個週末要不要去爬山？諸如此類的家常事，若是平常他一定可以閒聊些什麼，但是此時他滿滿對妻的疑惑，終究什麼也沒說出口。

她倒是先說了：「我想去上廁所。」

脫下披在身上小外套放置座位，跨過丈夫墊高的腳走向車廂頭。門上面廁所標誌燈亮，裡頭有人。她再往前一個車廂走去，左右兩邊座位上有人像她剛那樣，蓋著外套小憩，有人看報有人聽MP3。

或打掌上遊戲機，她往前走去，一個孩子跪在椅子上攀住椅背，看著她從後方走來，然後經過。她忍不住回頭，發現孩子也轉頭看她，大概四、五歲而已吧她想。旁邊坐的應該是母親，從包包裡拿出餅乾哄他乖乖坐好。

她還是往廁所方向走，但難免也想，如果這趟旅程坐在旁邊的是自己的孩子會是什麼感覺？

「要不要生」跟「要不要開車」一樣，都是會引爆的炸彈，可也無法避免。這次回去喝喜酒，一定還是得面對相同問題：什麼時候生孩子？

「有在努力啦！」

努力努力，努力講多了也會心虛，人家還以為他們夫妻倆誰有問題，其實沒有人有問題，「努力」指的是賺錢。

以前她也好幾次說，再不生就要變成高齡產婦，阿光卻回她不差這一、兩年，等他再多賺一點多存一點，才不會壓力那麼大。

時間就這麼一兩年一兩年地呼攏過去了，現在她都已三十五了。

阿光是不是不想要孩子？她不知道，也不敢問，在家伸手拿錢的人沒有立場。她當然想過若找份工作可以更快存錢，但她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。大學念外文系，幾年後就跟沒念過一樣，畢業初時做過幾件行政類型的工作，都做不久，阿光說家裡不缺那幾個錢，要她在家當少奶奶。

但她其實聽了很難過。

現在三十五歲了還能做什麼呢？清潔鐘點女工？便利商店店員？她真的在人力銀行網站找過好幾次，卻連投遞履歷的勇氣都沒有。

除了家事，她好像什麼都不會。常常她覺得阿光會看不起她，或許是這樣她才這麼想生孩子，起碼是阿光做不到的事情。但這樣孩子生下來然後呢？

她也不知道，這事也是每次都這樣不了了之。

無解。

她最後又轉頭看那孩子一眼，才走向這節車廂前端的廁所。

打開廁所門迎來一股酸臭，她看馬桶周圍沾滿嘔吐穢物，馬上關上門離開。想再往前走，卻發現那已經是第一個車廂了。

忽然間尿意像漲潮般湧來，心理作用就是這般討厭，總擺明與妳作對。她又轉身走回自己車廂，那孩子已經乖乖坐在椅子上吃母親給他的餅乾，再看見她彷彿見到熟人，嘴角揚起對她微笑，她卻不知道心虛什麼，兩眼直直地向前走。

原本車廂的廁所仍被人占據，她打算站在門邊等。通往車廂的玻璃門將她和阿光隔起來，她看見阿光正側著頭看窗外，外面烏漆抹黑一片，阿光究竟看什麼呢？

念書談戀愛時她常喜歡這樣偷看阿光，想知道她不在時他真正模樣，隔著一片霧玻璃或躲在教室角落眼神穿過數個其他同學，捕捉阿光每一刻的表情。結婚後她已經失去這種興致，阿光連在她面前

脫內褲都不避諱。

兩人之間都沒有秘密了。

沒有秘密，所以沒什麼好聊的嗎？這一路上兩人幾乎沒有交談，雖然平常在家也是如此，但都已經離開家了，怎麼仍不能放鬆點？

她猜想阿光是氣她又提開車的事情，其實她只是不想到了屏東又是客運又是計程車的，花上更多無謂交通開銷，但她也不想多做解釋。他們之間溝通從來都是這樣，忘記是結婚前就這樣，還是慢慢才愈來愈糟。阿光下班回來總是一付疲憊樣貌，她盡量抓準時間做好晚餐讓他不至於吃到冷飯，也盡量把家裡打掃乾淨，盡量配合他夜裡的需求，盡量不在週末吵鬧著出去玩，種種盡量讓阿光沒有怨言的結果就是：她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。

廁所裡的人仍沒有出來，列車這麼長，後面車廂一定還有以上的廁所，她卻不想按開玻璃門，因為那樣就得從阿光身邊走過。只是一想到車程還那麼久，下腹似乎又傳來更急切的尿意。她在兩扇玻璃門隔起來的廁所前小空間踱步，來來回回，讓她想起和阿光曾在動物園看被囚禁在籠子裡的野獸。

那是一頭被關在雙層鐵籠裡的豹，不像其他動物攤長身子沉睡在陽光下，或躲在石洞裡不見身影；那豹只是不斷在寬約兩公尺的籠子兩端來回走動。

「牠已經生病了吧，憂鬱症。」阿光說。

「牠一定覺得出口在另外那一邊，走過去確認發現沒有，然後又轉身覺得出口其實是在原來那邊才對，才會這樣一直來回。」

「妳又知道了？」

「只是這麼覺得。」

然而此刻兩邊的玻璃門都是出口，她卻被尿意困在這裡。

忽然車廂側的門開了，一整排旅人或背或提著行李準備下車。車內廣播：「各位旅客，台中站到了。」列車慢了下來，緩緩駛進月台裡。下車人潮開始躁動著往出口移動，但那廁所走道窄得容不下兩個人，她已緊貼著牆仍造成阻礙，人潮推移著她，她餘光隱約從人縫中看見阿光，接著身體就跟著下了車。

車下人群更多，都是等上車的旅客，她應該和這些人一起等的，但是她沒有。

她腳步細碎跟隨乘客下車，沒有停留地背對著火車，腳步堅定向前邁進，與下車乘客同步爬下樓梯，沒有猶豫，彷彿已經結束旅程般。大多數人走向車票閘口，而她走向廁所，接上從裡面延伸出來的等候隊伍，隊伍緩慢，她仍耐心等待，「其實也沒那麼想尿。」她想。

等她再回來時火車早就不在了，月台上只剩下她一人。不合時宜地，她本不該在這裡，應該和剛剛那堆人一起等待上車的，但她卻跑去上廁所了。

她早知道會變成這樣，這讓她莫名得到一種勝利的快感。

打從一開始就不想輸，覺得交往五年就不該放棄，應該走入婚姻；進入婚姻後又覺得一事無成或沒生個孩子就離婚整個輸大了，所以最後關係變成這樣她也不意外，既已上了牌桌，她只能不斷堅持下去才有贏的可能。

她想贏，但她不事生產，所以經濟上她輸，只好把輸贏轉嫁到時間，她有大把的時間，她去上課、去潛水、去學語言，偷偷摸摸地做這些事讓她感覺自己贏，但她仍覺得贏不夠。

她坐在月台長椅上，身上只有一件薄外套，和口袋裡的列車車票，連零錢手機都沒有，時間已過午夜，也許到明早以前都沒有下班列車了，一個人在月台看著黑洞洞的火車軌道，感覺自己好像跳出時間之河的局外人。

沒有人找得到她，阿光或以為她還在列車上尋找一間可以上的廁所，或他根本不記得她離開了座位多久，或他早已陷入睡眠，醒來時天亮，目的地到矣才發現少了一件行李？

她從來都像是一個物件，例如冰箱電視或沙發，一個阿光下班回家後看見沒被偷走就好的存在。

所以現在她想得到什麼？

想看見阿光發狂似地在行進列車裡來回奔跑，用拳頭敲打每一間廁所堅硬的金屬門，不斷拉開關上直到列車抵達終點？還是他更有警覺性地發現異狀，並在下一站下車，狼狽拎著所有行李向站務員詢問她的下落？

不知道自己哪來這麼濫情的想法？

她走向剪票口，但那裡沒有人。整個車站裡好像都沒有人，其實有些人蜷臥在塑膠椅子上睡著，但仍活著、走動著的只有她，像她平時在家一樣。

獨自一人時她常極度想和一個活體對話，沒有孩子不能養貓狗，所以她上網找人說話，有時候會約出去，喝咖啡或發生關係，每次她用的名字都不一樣，身分也不同，反正沒有要和誰長久，長久這東西她已經擁有，而且覺得恐懼。

所以現在她一個人在車站晃蕩並不害怕，她回到月台塑膠椅上等待：一台也是南下的列車，或是一個陌生人。

在她背後，一列北上列車穿破隧道減速停站，深夜月台霎時又多了幾個下車乘客，眼光快速搜尋每扇車門，但是並沒有阿光。

她站起來走向一個年紀約莫四十多歲的婦人。

「可以請妳幫個忙嗎？」

婦人停下來奇怪地看她，她繼續說：「我的車跑掉了，因為是末班所以我得等到早上才有車，可是我所有東西包括錢包手機都在車上，想說能不能跟妳借一千元，讓我能離開車站找個地方睡。」

婦人的眼光從奇異轉為嘲笑，搖搖手說：「這麼晚了別在這裡騙人了，快回家吧！」然後離去。不意外，她又轉身走向月台尾端，一個大學生樣貌的男孩剛下車，她同樣走過去請求一個幫忙。大學生有點困擾地掏出錢包，給她五百元：「只能借妳這些，剩下的我還要搭車回家。」

「謝謝！我一定會還你的，請給我的連絡方式。」

「不用啦，沒關係。」男孩笑了一下，揮揮手離開。

所有人都有確目的地，他們經過她然後走向出口，月台上很快又恢復空蕩。這大概也是北上的最末班車，她走回塑膠椅坐下，手上多了五百塊，但她其實並不要錢，她期待的是有人能帶走她。以爲這和在網路上找一個人相陪一樣容易，只要在暱稱打上一些關鍵字諸如：「人妻」、「熟女」，便有接收不完的私密訊息，她只需要挑選，與他們聊天交換照片，感覺良好就能更進一步，每一次結束她就感覺自己又救贖了一個寂寞的人，而自己的存在是有意義的。

阿光預計早晨七點十分抵達屏東，而下一班南下列車得六點多才會出發，距現在還有三個多小時。

她又走向剪票出口，下車的乘客早各自散去，收票員不在，她很快溜出車站。

這是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啊！多少次她夢想終有一天要離開家到遠方去，不就是這般情景？凌晨兩點多，周遭仍是黑暗一片，車站口好幾部計程車，司機抽菸打屁，或放下椅子睡在車裡，其中一、兩個向她喊叫：「要坐車否？」她不理會，往街道方向走去。

店家都拉下鐵門，只有路燈暈亮在灰濛夜色裡，她走了約十分鐘，在前方轉彎處發現一家24小時的網咖，門口招牌上寫：深夜時段0:00~06:00四小時九十元。

她正無處可去，要不要乾脆進去找個位子，用滑鼠點進聊天室首頁（這次要記得選「中部聊天

室」)，輸入暱稱（記得括號：人妻），年齡，選好字體顏色，然後跟北部聊天室無異，會有約砲密訊蜂擁而來，淹沒她整個網頁，再慢慢從中挑選，直到找到最適合的。

其實根本沒有所謂挑選原則，在螢幕之後只能全憑感覺、從能不能正常對話判斷，她沒有視訊，也不想看別人的。挑選過程如此粗略，反正就像選家麵店解決肚子餓的生理需求，難吃的話下次別來就好了。但她最討厭人家跳針似地問：給不給約？三圍多少？也不喜歡浪費時間假裝聊些無關緊要的事，家裡幾個人關你什麼事？老公做什麼幹嘛跟你報告？又不是來交朋友的，最好的就是直接問、直接要。

只是要解決一種需求而已。

並不是肉體需求，事實上她從未在任一次一夜情或祕密性愛中高潮，而且之後返家再見阿光，更有說不出的難受。

但她似乎對這種難受非常上癮。

憋著心事面對阿光，等待他問：「妳今天做了什麼？」

於是她從偷偷去上日文課開始、偶爾參與朋友聚會，而朋友相約要帶她去潛水她也去了，回來將潛水器具晾在陽台阿光也視而不見，她就一直想自己還能做點什麼。

「你丈夫不會發現嗎？」暱稱是「健身壯男」的網友問過她。

「當然不會讓他發現。」她冷淡回答的同時，正擦拭著用旅館無味皂洗過的身體。

事實上是：「當然很希望他能發現。」她多希望阿光有天爲她陽台上曬著兩套內衣褲而起疑，或對明明使用薰衣草沐浴乳但身體總是沒有味道而感覺有異。

但從來沒有，她只能重複「發生、假性湮滅、發生、假性湮滅」，並重複地感覺難受。

她站在路燈下想了想，決定不踏進網咖，轉身走回車站。從她下車到現在只過了約十幾分鐘，她覺得自己不能再拉長這個時間。

車站前計程車仍在暗夜裡亮著，剛剛還向她吶喊的司機不見人影，她走向開著窗戶放下座位熟睡的司機，叩叩叩敲窗吵醒了他。

「請問，請問你要載客嗎？」

對方不情願醒來，問她要去哪裡？

「彰化車站，我的火車剛剛跑掉了，你可以幫我追嗎？」

他打了個呵欠，抹抹臉，拉起椅背示意她上車，她卻還站在窗邊。

「上車啊！」

「我只有五百塊。」

「五百塊到不了彰化啦！」

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不然這樣，你給我帳號，我一到屏東就把剩下的錢匯給你。」

司機斜起眼睛看她半晌，她也看著他：瘦而禿，T恤外罩著一件格子襯衫，胸前的領圍已經泛

黃，隱約聞得到車內混雜了體味和便當味。她忍不住想：不知道對方看見她什麼？猜測她是怎樣的女人？知不知道她和好多男人做過愛，知不知道她老公平常都不看她一眼？

也可能他腦中只盤算著錢和距離，僵持了幾秒對方才終於點頭答應。

她百般道謝後上車。

「妳幾點從台中下車的？」

「差不多兩點半。」

「現在去彰化來不及了啦，先趕趕看員林。」

車子轉上高速公路，像要穿破夜色那樣飛奔起來。飛蟲撞上擋風玻璃變成爛屍，司機踏緊油門加高車速，不忘提醒自己多年來幫許多乘客趕路追車的事蹟。她無心聽，只是簡單幾字應付。她看著窗外路燈幾乎連成一道連續黃光，路牌沿路指示南下的城市順序，她又重新踏回時間軌道，試圖追上載著阿光的火車。

無車的高速公路像快速運轉的輸送帶，城鎮一路被撥開並丟到身後，她腦中仍丟不掉某些幼稚期望：例如阿光會提著所有行李，在下個車站口等她之類；她覺得可笑無聊，卻又忍不住模擬當下該有什麼樣的表情。

跑得再快也不可能的，她只是想讓自己難受而已：我逃跑了，我又後悔了，所以我費盡力氣跑回來了，但是我還是追不上，對不起對不起。

她好想證明自己是個不負責任的爛老婆，好想阿光和她大吵一架。

只是再回過神來車已經停在員林車站。

怎麼可能？真從台中飆到員林？這世界上真有某種力量一直在「幫」她嗎？

司機得意之情全寫在臉上：「還好妳是找到我齁，我看全台灣只有我一個司機可以幫妳追火車吧！哈哈哈。」

車站看板顯示那班火車正要進站。她將錢交給司機，並詢問對方銀行帳號。

「沒關係，這樣就好了，妳快上車吧！」

「對不起，謝謝！」

她奔跑著拿出台北到屏東的車票給站務人員，對方接過看也沒看又剪了個缺口，她繼續狂奔，用盡全身力氣。

怎麼做都沒有用了，都這樣了，只能跑吧，就像一切都不曾發生過那樣！

她奔跑上車，像一開始他們一起跑進車廂那樣氣喘吁吁，她放慢腳步，調整自己呼吸往自己座位走去。從車廂後方可以看見上方熟悉的行李，和阿光的高出座位的頭頂，她真的趕上同一班車了！她再一次成功地回到自己的位置，一個做為老婆的位置。

應該要放心的，但心情卻複雜地不知道該慶幸還是失望。

她想：這次阿光會對她說什麼嗎？

她走回來，停在座位旁。阿光抬頭瞄了一眼，縮起自己的腳讓她通過。她假裝自己只是剛上完廁所那樣自然，其實耳朵和全身的神經都繃緊著，想等待阿光一句問話。

火車仍然摳摳摳地往目的地前進，依然是黑夜，依然是亮晃晃的車廂，依然是這個座位，但也依然沒有一句話。

阿光只是又閉上眼睛，調整身體到最舒服姿態，繼續試著沉入睡眠。

「沒事，沒事，這很正常。」她對自己說，並努力抑制住快要滾出眼眶的淚水。她轉頭看向窗外，遠方燈光一盞、一盞、一盞地往後推移，還要多久才會到呢？看不到目的地，兩人也還是沒有話說，她忽然覺得這個旅程實在是太長太長了。



寂寞的困境

◎平路

許多年前，一部經典法國電影有句對白：「什麼樣的男女坐在一起不說話？」

那是在餐廳裡，說話的時候，鏡頭移向一張小方桌上對坐而無言的一對男女。說話的人坐的是另一桌，正是熱戀中的情侶，他們有講不完的情話，望著另一張桌子的沉默情景，他們在嘖嘖咕咕地問答。

「什麼樣的男女坐在一起不說話？」一個人問。

另一個人回答：「夫妻。」

●
〈末班夜車〉寫的正是夫妻之間的故事。

漸漸地疲憊著，愈來愈沒有話說，終於兩個人都放棄了。

小說有趣的地方在於它運用的巧思，隱喻著婚姻中這進退維谷的困境：小說中間的一個轉折，妻子起身說，「我想去上廁所。」

一間廁所裡有穢物，另一間廁所的門緊關著，總是不空出來。明明兩邊的玻璃門都有出口，她卻被困在中間，像小說內文的隱喻：「覺得出口在另外一邊，又覺得出口其實是在原來那邊才是，才會這樣一直來回。」

一直來回地尋找出口：應該下車的時候沒有下車，在可以逃走的時候沒有逃跑，在火車已經開走的時候卻又拚命趕，終於趕上車，為的是坐回原來的位子，讓一切看起來沒有異狀。

丈夫果然沒有發現異狀，一切也都如常進行，車窗外的燈光往後推移著，在婚姻中的兩個人為什麼覺得這樣寂寞？

小說作者很犀利，幾乎讓人不忍了，這無路可出的困境。